

忠

孝

勇

毅

羅列的傳奇 (續完)

王培堯

死裡逃生傳奇故事

共軍雖然宣佈羅列陣亡，然而，他並未真的就此死亡。赤身露體，躺在山溝裏，到了午夜，竟然甦醒過來。滿臉血污，一身創痛。時當暮春季節，西康南部深谷裡的氣候，仍很寒冷；饑疲創傷之身，毫無衣着。陣陣涼風，砭骨如水。無奈向前爬行，想找點東西遮蓋身體，無意中發現一所空屋，裏面竟然有一泓溫泉。他精疲力竭之餘，就在溫泉中休息到第二天中午，體力才逐漸恢復，出屋取些枯草樹葉，聊遮下體；疾行到是山鄉，遇到一位開設烟窟的王某，王某的叔父王紹周曾任西昌縣國民兵團副團長，念彼此均為漢人；對羅推衣解食，應允暫予收留。經過一週多的休養，創傷略平，但此處並非久留之地。何況他還想聯絡反共志士和散失的舊部，繼續在敵後從事反共活動？

恰巧，共軍雖說宣佈羅列死亡，但清掃戰場，並未發現他的屍體；於是，對他的生與死，又生疑慮；再向各地區叛變及軍民人等宣佈，如能尋送羅列遺屍的，賞銀百兩，生獲千兩。羅從王某

處輾轉得此消息；於是，積極求去。商由王某介紹，混雜於商販難民之中。于四月十一日經越雋，向北前進。當時，他身體虛弱，步履艱難；究竟何去何從，尚未可知。但是，吉人天相，竟然在路上遇到關係他此後生死安危的關鍵人物伍道遠，和另一位西昌西南長官公署新編第三師師長李玉光。提起伍道遠，的確是一個鐵中錚錚的好漢。他是四川仁壽人，本名韜，原是戴笠的幹部，抗戰時曾在東南沿海的敵後，從事抗日工作。勝利後，當選國大代表。成都淪陷後，前往西昌。

胡宗南發表他為四川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反共救國軍第四縱隊司令，撥發經費武器。基地在川北綿竹、江油、茂縣、及井研、仁壽一帶，共有五千人槍，當西昌失守前數天，他才和李玉光帶了隨員和少數部隊，回到四川。為避免被共軍發覺，乃沿途化裝難民，繞道而行，所以能和羅列巧遇。當下戰友重逢，恍同隔世。

三人結伴而行，沿途密商反共行動計劃，陸續收容的羅列舊部，已達八十餘人。伍、李二人誓竭忠誠，願盡一切力量，服從羅列領導，計議先就近經李玉光的家鄉吳莊（四川洪雅縣屬）徵購

些糧食，再往總領山建立游擊基地，以李玉光在那裏的七百人槍為基礎，繼續發展。

民國卅九年五月中旬，當他們進入吳莊宿夜徵糧時，不料竟被共諜探明踪跡。由洪雅縣城派出一個輕裝營，連夜急行軍八十華里，于第二天清晨趕到吳莊；出其不意的對羅等包圍攻擊。羅列拼死衝出重圍，藏匿在後山竹林內，未被共軍發現；伍道遠也能安全逃脫。李玉光和西南長官公署的政工處長李猶龍等，均被俘飽受折磨。

羅列又成為孤單一人，連夜北走，正倉惶無計；竟然和伍道遠相逢，執手唏嘘。本來，羅列的創傷迄未痊癒，經過此次驚變勞碌，復見嚴重；必需作一較長時期的休養，俾能澈底康復，再辦大事。於是，他變更姓名再由伍道遠掩護，居住在井研、仁壽邊境的一家鹽廠中，一面養傷，一面使伍道遠聯絡當地部屬，展開游擊活動。因為該鹽廠係伍的親戚所開設，安全無顧慮，所以進行很順利。

民國卅九年七月，羅列得知伍道遠部尚有兩團人槍，仍在川北江油、茂縣間，從事游擊作戰；另外松潘方面，也有西南長官公署所委任的反

羅列上將（左）訪美，由葉公超大使（中）陪同拜會美國國防部官員。



共自衛軍總司令周迅予部人槍二千餘，活動積極。周迅予，四川富順縣人，黃埔四期畢業，也是戴笠的幹部，曾在抗戰時期任忠義救國軍少將處長；西南局勢危急時，以瀘州警備副司令，率部赴松潘一帶，建立反共游擊基地，有電臺與中央聯絡。羅列想要與他們聯絡，更圖大舉；遂與伍道遠潛赴成都。

羅列伍道遠二人到成都後，由伍出面活動，在郊外租幾畝稻田，假作耕種，一面找到成都市內一位姓李的商人，與羅列叔侄相稱。羅遂以此雙重掩護身份，派員四出聯絡。才知道伍道遠的兩個團，一團已叛變投共，一團已受損傷頗重，向松理茂一帶退去；周迅予部也沒有聯絡成功。因此，原計劃落了空。然而，成都非久居之地，躬耕也非長遠立身之道。當年九月，羅列又獲知長官公署所委派的游擊司令李某，有部眾千餘人，尚在甘南、武都及川北松潘間活動；乃再前往松理茂一帶，加強聯繫活動，伍因痔瘡大發，未能陪同同去。不幸羅在崇寧縣城，為共軍截留，迭遭刑訊，矢口不承，被囚禁兩日。仍由伍道遠派人設法保釋他，回到成都。

那時，中共對城區戶口的管理與清查，日趨嚴密。羅乃喬裝小販，經常赴成都附近各鄉鎮，販賣香烟、花生、雜貨。同時，暗中仍與伍道遠設法策動其已叛變的一個團反正。進行甫有頭緒，竟又事洩。伍道遠被捕，熬受苦刑多日，不屈不撓。於九月底某日，在成都北門外的昭覺寺慷慨就義。伍道遠就義，對羅列關係太大，不但從此形單隻影，無共與計劃反共大計之人；而且也

缺少一位熟習四川情勢人事的地主嚮導，而在松潘頗具聲勢的周迅予部，也因糧彈缺少，轉移至康青邊境；一時殊難聯絡。於是，羅列始有脫險



民國五十年八月羅列將軍在某基地檢閱野戰部隊時留影。

回歸復興基地之念。可是囊空如洗，一時從何籌措路費？十月中旬，他與原在郭逆汝瑰部任職的陸大同期同學劉展緒相遇。劉不滿郭逆投共行爲，潛居成都，本擬相機逃出共區，前來臺灣。遂與羅相約結伴行動。正準備行裝路費時，不幸劉又於十一月下旬被捕，被解回原籍公審殉難。臨起解前，劉暗囑其夫人力助羅列成行。劉夫人乃暗贈羅僞幣二百萬元，以充路費。伍道遠夫人得知此事，也典質首飾，傾囊相助。羅遂於十二月底喬裝小商人東至重慶，準備路條，尋覓船隻，牽延至民國四十年二月十九日，始乘木船順流東下，抵達宜昌。

由宜昌出國境，路途雖遠，但交通方便；既然已經取有路條，應當不再發生問題。可是，却因爲一小小佛經，又發生波折，幾乎又被抓去。原來羅列天生純孝，雖在艱危之中，無時不以母親爲念。太夫人禮佛多年。虔誠皈依，當他在成都活動時，曾經看到一册精印絕版的佛經，因爲是太夫人所喜愛之物；所以雖然在萬分拮据動盪不定的情況之下，仍然購買下來。並且暗中許願，如幸能生還，當以此上獻母親。

當中共安人員盤查旅店時，發現羅列的路條，有偽造的嫌疑；羅稱不識字，但又珍藏佛經；種種疑竇。當囑旅館人員暫將羅嚴加看管，準備次日天亮後帶局審訊。

羅列以情勢嚴重，頓生急智，一面故意鋪床脫外衣，表示準備睡眠；一面僞稱上廁所，暗中翻牆頭脫逃。疾行十數里，幸能搭乘開往湖南的木船，於三月十六日抵長沙。次日，乘火車到廣

州。再經澳門，於廿七日安抵香港。當他安抵香港的消息傳來臺北後，與他同生死道義之交的胡宗南，曾署名「東倉」寄一封小簡給他，表示其無限的驚喜敬佩之意：

「梅兄：今日居然能寫信給你，真是驚喜交集之事，涕淚縱橫之筆，歷史創聞，人生戰鬥過程中一最勇敢之實錄也，專此道賀。囑函遵辦，港居一切自珍、敬祝 勝利

東倉手啓 三月廿九日

四月十五日，他回來臺灣，從此步上他另一段生命旅程；同時，也創下他功成榮退，勛業彪炳的史蹟。

敬業樂群外圓內方

自民國四十一年起，羅列歷任國防部第三廳長、第一廳長、參謀次長、第一軍團司令、陸軍總司令、三軍聯合大學校長，三度任副參謀總長，二度任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果晉陸軍二級上將。在此期間，不但曾先後在國內的國防大學、國防研究院以及美國指揮參謀大學，接受軍事與政治的高深教育。同時，也曾兩度赴美國參觀訪問，就便遊歷日本、菲律賓；一度赴約旦王國參加國慶典禮；就便遊歷黎巴嫩、伊朗；民國五十二年，率領國防研究院第五期同學赴泰、非等國考察。

此等教育機會與海外考察，使他對於今世各國的國防思想、制度、各種軍事設施、軍隊教育、編裝、後勤的優劣，益獲珍貴的心得。而應用作本身業務的參考借鏡，因而有若干刷新改革

與卓越的成就。

民國四十六年，他任第二軍團司令，特別注重幹部文武兼備的修養和部隊的體能戰技訓練；並且經常巡視基層單位，垂詢士兵生活，講究營規與合理的管教；發現問題，立予解決。後來升任陸軍總司令，仍舊如此。並且常往金門、馬祖以及最前方的離島視察，指示機宜，往往事必躬親，深入研究。所以，對國軍的訓練戰備，瞭解最為深切。

他於接長陸軍總司令之初，深感先總統

蔣公介石倚界之重，所以抱鞠躬盡瘁的精神，報効黨國；特提倡：「忠誠軍風」；親自制定其作法與目標為：「真誠樸實，主動積極，負責守法，親愛團結」。並且督促所屬，認真實踐，蔚為風氣；以達到「團結軍心、宏揚士氣、提高戰力、強化戰備」的目標。當時，有件最令各級長官感受人情困擾，而頗難做到面面兼顧之事；那就是大專畢業學生分發服役的問題。分發的兵科、機關或部隊、服務單位地點；各方面意見和要求很多；實在無法使大家滿意，羅列慎重考慮後，決定於每梯次大專學生分發之前的一週，由陸軍副總司令主持，各業務單位主管列席；集合受分發的學生，責成他們親自抽籤決定各人分發的服務單位。既可揭示公正無私，又可免受人情困擾。從此以後，此一辦法，即成爲最完善的服役籤分制度。

忠孝勇毅
民國四十八年，陸軍供應司令部實施一項後勤高司演習，並有美軍顧問多人參與策劃，備有電動沙盤，活動圖表；配以週密的通信系統，循

序推演各項狀況，琳瑯滿目，生動新奇。前來參觀的各級長官，多加贊許。演習完畢後，羅列講評時，冷靜的提出幾個問題；勉勵大家切實檢討依現在權責，能否確切嚴密配合？程序是否簡易？有無再予檢討改進的必要？同時，懇切闡明演習切忌紙上談兵；今後似宜擇要搭配實務操作。如以需費過大，不易綜合實施時，不妨由各技勤署分別作重點演練；由實作經驗，修正原來計劃，得出標準規定。如是，始克有備無患，臨事不亂；才能確切支援作戰，增益戰力。他這番指示，使在場的後勤同仁和美軍顧問莫不心服口服。

民國四十九年，國軍爲反攻大陸，作一次真正的實兵演習，代號爲「襄陽」。自構想至實施，均由羅列指導。當演習前，蔣總統介公蒞臨統帥部聽取簡報，看沙盤演習；演習中，總統二次親臨垂詢聯合作戰密切配合各要點，並詳加指示；在休息室會說：「羅總司令演習與實施均能一致，我所指示的，你們都作到了；我未講的也作了。很好很好」。由於總統的鼓勵和羅列的精密指導；加以三軍將士的認真合作；結果，演習非常成功。

羅列出長三軍聯大期間，對教育計劃和戰術想定的推敲，極爲認真；必至自認已無瑕疵而後可。當檢討辯論時，復鼓勵所有與會人員，暢所欲言，他說：「討論問題，重在暢言，是固可佳，非亦無妨；要在知是非，始有進步」。他如此提倡辯難、釋疑的精神，確具教育家的風範。

另外，在他主持三軍聯大校務時，還編纂完

成「中國歷代戰爭史第四篇」史書。他經常與參加編纂的各歷史教授交換意見，常能旁徵博引；曾謂：「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奮鬥，其經驗教訓，彌足珍貴；軍事又何嘗不然？吾人研究外人之兵學，而對本國之兵學，亦絕不容忽略。原理原則有其相通之處，要在貴乎兵家之活用。」

由此可見其治學的精神，是相當嚴謹而廣濶的。

民國五十六年夏，三軍聯大擬成立政治研究所，案報國防部；各部門意見不一，未能決定。羅列以副參謀總長執行官身份，多方協調；他以爲：「爲貫徹總統所指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戰略思想，必須從學術研究入手。爲使政治作戰與軍事作戰密切配合，而作深入的研究與規劃，實有必需。三軍聯大既願負責此一任務，也很適當」。

於是，此案獲得通過。當他在副參謀總長的某一次任期內，有一年，臺北市發生「五二四」事件。美軍士官雷諾槍殺台北市民劉自然，美軍法庭竟然宣告雷諾無罪；因而激起國人憤慨，聚衆鬧事，衝進了在臺北的美國大使館。當時，先總統駐日月潭，以電話指示，派羅列負責調遣軍隊入市鎮暴。他奉令後，即在副總長辦公室成立指揮所，於辦公桌旁設行軍床，參謀人員分班輪流睡眠。他每於分別指示後，小睡十分、廿分鐘不等；還自我解嘲說：「這叫分段休息」。如此一星期，他的精神體力，仍然如常。由此足見其負責的精神和體質的強健。

凡是與羅列接觸或相處過的人，都敬佩他平

易，誠懇、和藹的態度、謙虛的胸懷，淡泊名利與愛好學術的精神。

他待人接物，非常和藹，對任何部屬，從不疾言令色；可是他並不是沒有原則的「好好先生」，而是「外圓內方」的典型人物。每週重大事故，却必堅持原則，擇善固執；不過，從不疾言厲色來表露他的立場，而係以平靜協商的方法，求得正確結果。

比如他在陸軍總司令任內，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軍事會報，有些人偏重於戰備完成的優點報告；用以符合總統期望，早定反攻大計。他却堅守實情實報的原則，列舉陸軍戰備尚待克服的缺點。有人不以為然，認為他是自行暴露弱點。他以為反攻大計，是攸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不可虛表一己的功績，而貽誤廟堂的決策。

此種執事恭，處事敬，臨大事，決大疑的操持精神，却是難能可貴的。

他立身謹嚴，處事正直，雖視士兵如手足，溫文爾雅；但不隨陋俗，不事阿諛。某次，某要人自某地返臺，有人勸他前去機場迎送。他說：「彼有事當會召詢，何必趨附若是？」堂堂正正，巍然卓立；也有其過人的風範。

盡己化人俯仰無愧

羅列謀國之忠、事親之孝、對友之義、待人之仁；一方面出自純良的天性，同時也孕育於充實的學養。

古來談「教忠」，以「盡己」為第一要義；他是最能「盡己」的一人。在他所有的工作中，

雖然有時某些必要的條件未能齊備，甚或難免會發生困難挫折。但他總是盡一己之所能，全力以赴；總使自己反躬自省而略無遺憾。至於自己的抱負成就與所遭逢的困難痛苦，極少向長官與朋友表達。他有無窮盡的內蘊，祇願體現於他的工作、生活與行動之中。所謂「惜墨如金」，他却是個「惜言如金」的人。大部份時間，即使他遭人誤解；他總還是保持沉默；真正做到「不憤不求，無怨無尤」。

他的好友李靈均，數十年間，祇看到他有三、四次流淚。一次是在成都撤守之前，西南長官公署奉命撤往西昌，當時，可供運輸的飛機有限，許多相從多年的部屬官兵，均無法同行。他和李相談之下，不禁唏噓淚下。第二次是總統崩逝以後，他與李相見，一言未發，相與涕淚滂沱。第三次是在病中，接受極痛苦的血管鏡檢查以後，緊執李手，盈淚欲滴。「丈夫有淚不輕彈」。他實是一個有血有淚的血性男兒，胸中永遠燃燒着無比的熱情。他之所以三次落淚，那是他忠於國家、忠於領袖的感情，關切朋友和部屬的感情。

談到他對領袖的忠盡，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當他得知先總統 蔣公崩逝的消息以後，掛下電話，即泣不成聲，流淚滿面，悲傷之情，久久不能自己。隨即沐浴更衣，穿上佛衣袈裟，偕同夫人到他家樓下的佛堂，點燭上香，為 蔣公跪拜默禱，誦經超渡。自此，每天清晨照例行事，迄至他生病住院為止，極少間斷。這種永恒的虔誠懷恩，非常感動人。

除了對長官忠誠，羅列還尊師重道。民國卅

五年他在整編第一師師長任內，奉調重慶陸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一期受訓。某日，陸大戰史教官戴錫予邀他和楊炳鏞便餐。戴雖任軍職數十年，但一生廉介，當時租了一椽茅屋，家徒四壁，人口浩繁，非常清苦。餐罷告辭。途中，他要求楊為戴老師覓購一所較為整潔的住宅，由他設法籌款，以示敬師之心；並且再三囑托此事不必事先告知戴老師。楊以此乃義舉之事，立即覓購瓦屋一所，由羅列付款，獻贈戴師。戴夫婦感激涕涕，表示此乃彼一生中從未遇到的人間溫暖，真使他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羅列事親，極為孝順，大陸淪陷前夕，他轉戰西南，無法分身照顧太夫人，特別囑咐羅夫人來臺，經過福州時，務必將太夫人從長汀老家中接出來。他脫險來臺後，與家人團聚，侍奉太夫人，晨昏定省，十數年如一日。兒輩們少不更事，如無意中偶有冒犯太夫人之處，平常不經發怒的他，也會大發雷霆，斥責子女，他常常告誡子女：「如果有人對祖母不敬，就是對他不敬。」

他生活極為隨和樸素。衣着祇求整潔，不尚華麗精緻。早餐則清煮蛋白兩枚，另外餅乾幾片。中午，食用三軍軍官俱樂部明德餐（牛肉餅與炸生魚一小塊隔日互換，另配生菜麵條一小撮）。家中除年節或接待親友稍見豐盛外，平常極為簡約。雖然位高上將，但能以儉約自奉，簡樸自娛。

他律己甚嚴，實有儒家「溫、良、恭、儉、讓」的修持。往往從起居小節中顯示出來。當他在圓山軍官訓練團高級班第三期首席班附任內，



國民四十九年九月將上列羅（前右一）在國軍陸空聯合演習觀禮臺留影，羅之列後為裝甲
 兵司令胡忻將軍。

與趙振宇將軍同住一室。他每次拂曉起床穿鞋，必先將鞋帶拉平後，再予緊繫；無帶皮鞋，穿着後，也必用鞋布拭擦乾淨，然後才出門。晨起如此，午睡也如此。趙冷眼旁觀，深深佩服他律己的功夫。

他待人，寬、和、誠、善；凡是與他交往過的人，都會有此同感。處事，則密微、條理、穩當。凡是主持各種會報、典禮，以及接見各種請示公務的人，或者有所訓示；都能要言不繁，恰合機宜。如遇學術性的問題探討，或者裁決疑難事務；總是博詢同僚，不武斷，不孤行；從無自是矜誇的語氣和態度。所以，他的部屬，大都能以威而不猛相自覺，以德治禮治相自勉；而善盡職責，默默奉公，產生潛移默化的功能，貫徹上行下效的團隊精神。

羅列素稱身體健康，雖年屆古稀而步履輕捷如五十許人。晚年皈依佛法，尤尚淡泊寧靜。不料竟以胰臟癌症，於民國六十五（一九七六）年病逝於臺北市，享年七十一。臨終，尚以不鋪張浪費，孝順互愛勉兒輩，他說：「……：國外弟妹、孫輩不必均回來。此生俯仰無愧，如有不幸，後事不必鋪張，更不

要麻煩親友。遺體火葬後安厝祖母墳側。你兄弟均受良好教育，皆可自立。他事，母親可善自料理。惟母親體弱，望多孝順，並願兄弟互愛，勿忘家國」。

羅列的一生，其忠誠的志節，超特的情操，勇毅的精神，彪炳的事功，以及睿智才華，充實學養，常為軍中袍澤和一般知音所稱道。而其最難能可貴之處，則在於自許平凡和自甘平淡的恬澹風範。惟其如此，所以在治學、任事和處世方面，一貫地保持敬業樂羣的態度；自然流露出樸拙、無為、寬容、謙讓、守分、負責的作風特點；而從平實的作為中，凝聚成一種不惑、不憂、不懼的浩然氣質；昇華了自己，感染了別人；而令人永懷敬慕嚮往。曾國藩有言：「做好人，做好官，做好將；俱要好友、好師、好榜樣。」上述的羅列的種種事蹟，正是當今青年朋友們的「好友、好師、好榜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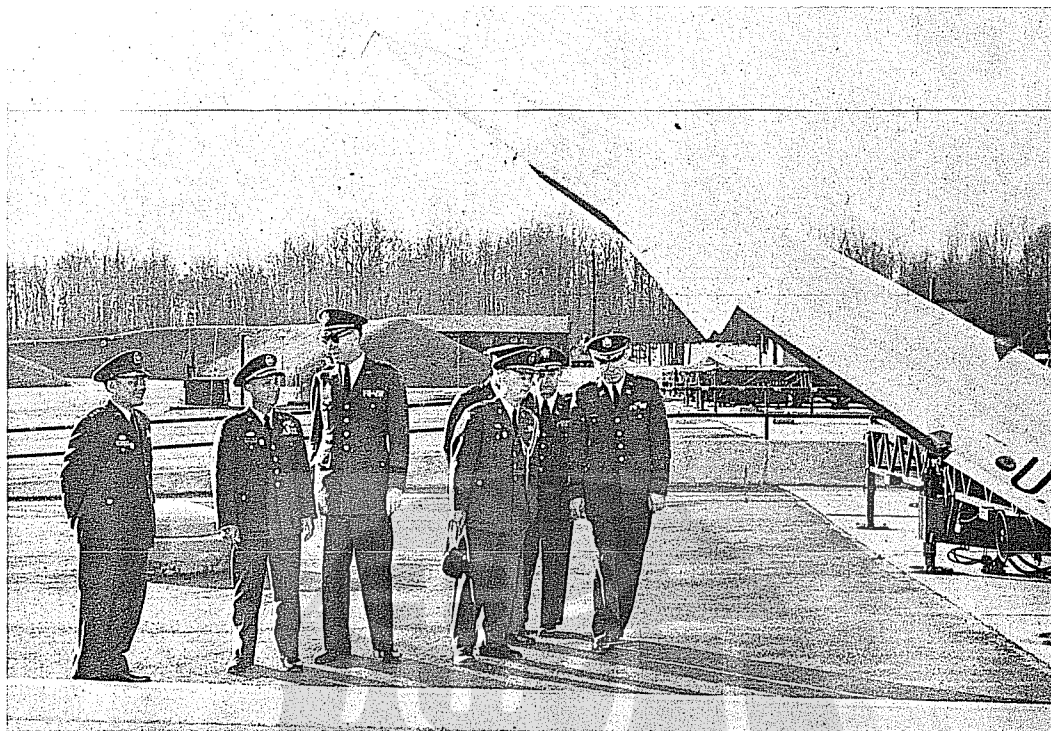
最後謄錄筆者敬悼羅列逝世的輓詩，以結束本文；

（一）苦守西昌過赤流，報危不屈足千秋；
 孤軍難遂回天願，忍死權為避地謀。
 飲雪吞氈典屬國，鞠躬盡瘁武鄉侯；
 元戎倚畀歸來日，再起東山展壯猷。

（二）橫海登壇仰伏波，風雲際遇感蹉跎；
 雄才偉略方施展，疾疢膏肓苦折磨。
 賚志以終千古恨，愴神怕憶百年歌；
 陽明共學欽風義，憑弔橫文涕淚多。

照圖「奇傳的列羅毅勇孝忠」堯培王

(頁九十見文)



。軍將寧福盧官武席首美駐我為二右，影留時地基軍美問訪(二左)將上列羅



。迎歡列熱人夫偕領將軍美到受美訪(中)將上列羅